



大家·经典

范小青
经典散文

范小青/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范小青
经典散文

范小青一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范小青经典散文/范小青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329 - 4562 - 7

I. ①范… II. ①范…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3891 号

范小青经典散文

范小青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总编室)
0531 - 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插页/6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4562 - 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文学路路通

我的家乡苏州有句老话，叫“苏州路一通”。

苏州小巷多，而且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像一个大棋盘，又像一个迷宫。小巷又窄又长，你往里边走着走着，就好像走不通了，好像走到底了，因为它越来越窄，越来越闭塞，前面越来越不象有路可走的样子了。

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苏州路一通”。就在你担心走不通的时候，前面就是拐弯处了。拐了弯，仍然是小巷，仍然是深深窄窄的，但那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番风景了。

文学也是一座布满街巷的城市，我们这些写作者，就行走在文学的大街小巷。就像一个人不能同时跨越两条河流，一个人也不能同时走过两条街巷。也许一个人一辈子要走好多条街巷，但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刻，却只能走一条街巷，无论它是宽阔还是狭窄，是畅通还是阻塞。

在北京潭拓寺

在葡萄牙（左起：叶兆言，
鲁敏、许钧、范小青、黄蓓佳、
朱苏进）



在海南（左起：叶兆言，
范小青，苏童，范小天）

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左起：鲁敏，
黄蓓佳，范小青）

访问前苏联



我与散文

——序言

一个以小说为主要写作形式的人，也经常会与散文相遇。相遇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相遇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以我自己写散文的经历为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一段时间，在迷恋小说的同时，似乎也迷恋上了散文随笔的写作。最初的原因好像是报纸副刊的热心约稿、催稿。因为一般都是熟人、朋友，不应约就对不起人似的，于是就这么毫无准备、似乎也不需要什么准备，就开始了散文和随笔的写作。

没想到的是，下笔之初，竟然十分顺溜，因为是直抒胸意。因为是有啥说啥，那个痛快劲儿，那个爽啊，几乎篇篇都是一气呵成，没有曲里拐弯，没有左冲右突，没有煞费苦心，甚至都没有修修改改，一篇篇文章就出来了。一方面，之前为了一篇小说构思谋篇殚精竭力；一方面，写就一篇散文几乎是一挥而就，简直掉进了温柔的陷阱，哪里还想爬出来；再写下去，以至都放手不下了，无论有无稿约，都愿意写散文，写随笔。

于是那几年，一口气竟然写了许许多多的散文随笔，出了几本散文集，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因为那些文章散散淡淡，随随便便，就出来了，不像写小说那样，非得挖空心思，搜索枯肠，精心设置，费心编造。我还记得我因为觉得写小说太费神，曾经比喻过写小说有点像一台

搅拌机，将苦心经营的想法，将东拼西凑的内容，将面目各异的人物，统统从入口塞进去，然后辛辛苦苦地摇啊摇啊，最后从出口处吐出一团模模糊糊的肉酱。你再仔细看看，却看不清楚那是什么，有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说什么。

比起小说来，散文随笔的写作，好像要轻松得多，自在得多，不一定挖空心思去胡编乱造，也不一定将文章的前前后后结构得滴水不漏。何况，这种写作，很直截了当，很顺其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经常坐火车有想法吗，说吧；想对做家务说几句吗，说吧；天老是下雨或老是不下雨，又想说说吗，说吧；从外地回来有感要发吗，发吧。

你可以很深刻，也可以不深刻，可以意味深长。如果没有多少意思也无妨，你说明一个道理或几个道理，挺好；你不说明道理，只是说一件事情的经过，也挺好。你文字优美是好的，你文字朴素也是好的。总之，散文随笔，似乎就是山涧的流水，甚至似乎就是自来水，一打开水龙头，自然而然就流出来。比如那时候，我到理发店弄弄头发，也写个散文；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也写个散文。好像写散文就是逛菜场，拉到篮子里就是菜，真是什么内容都可以进文章，什么事情都可以写下来，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文字。

我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我大概误以为散文就是散散淡淡地作文，随笔就是随随便便地下笔，所以我就散散淡淡地写了好多散文，随随便便地写了好多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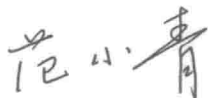
可是，忽然有一天，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就别写散文了，你还是写你的小说吧。

这真是当头棒喝，让我警醒。当我回头再看自己的散文随笔时，直白如白开水，淡而无味；琐碎如老太婆唠叨，反反复复，太不讲究，毫无精致可言。用现在通行的话说，臊得慌。

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几乎完全停止了散文的写作。这是我与散文随笔的初次相遇，以我对散文的误解开始，以我对散文的敬畏告终。

第二次的相遇，起源还是小说。那时候我在新旧更替的苏州城里，寻找消失了的和即将消失的记忆，是为小说而寻找的。我的寻找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让我等不及慢慢地精打细磨地将我的感受从小说里拐弯抹角地渗透出来，或者甚至只是当作背景远远地呈现一下，那太不过瘾。我又开始写散文了。那个阶段我写了许多关于苏州和老苏州的散文，比如《苏州园林》，比如《感悟江南》，比如《两座老宅》等等，比起从前的白开水，这时候自我感觉有点滋味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了散文写作的难度，它绝不是自来水水龙头里的水。

再到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的青春终究逝去了。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体验，对世界的看法和想法，都和从前不一样了。再写散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又有了变化，比如我写的《坐火车》、《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样的文章，拉长了历史的跨度。在悠长的时间隧道里，我愿意和散文同行。就是这样，在我的小说创作的漫长的日子里，我与散文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美好而难忘的相遇。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Fan Xiaoqing in black ink,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目 录

第一编 行走人生

- | | | | |
|-----|-----------|-----|------------------|
| 003 | 唯见长江天际流 | 061 | 阳澄湖边是我家 |
| 008 | 坐火车 | 064 | 坐在山脚下看风景 |
| 012 | 灵山的夜晚 | 066 | 高邮，我们共同的家乡 |
| 016 | 我们到李市干什么 | 068 | 看海去 |
| 019 | 老街 | 070 | 永远的故乡 |
| 022 | 有一个山村叫虹口 | 074 | 走过石桥 |
| 025 | 在湿地行走 | 078 | 今日相逢 |
| 028 | 到平江路去 | 082 | 过往今来说兴化 |
| 033 | 梅花驿站 | 084 | 七都在哪里 |
| 036 | 以花为名，幸会武进 | 087 | 永远留下那一片海 |
| 039 | 在水开始的地方 | 089 | 出门在外 |
| 042 | 苏州小巷 | 092 | 人在江湖
——住旅馆之一 |
| 044 | 从山塘街到鼓浪屿 | 095 | 千虑一失
——住旅馆之二 |
| 046 | 苏州园林 | 098 | 习以成性
——住旅馆之三 |
| 054 | 从善卷洞出发 | 100 | 东南西北客
——住旅馆之四 |
| 057 | 看茶去 | | |
| 059 | 相逢骆马湖 | | |

103	世间桃源
107	迷路在用直
110	感悟江南
114	回家去
119	西行日记
128	《乡间野趣》之沈万三秀 上杭州
131	《乡间野趣》之小岛一夜
136	《乡间野趣》之古街漫步
139	《乡间野趣》之退思补过
143	《乡间野趣》之二十年没 去乌镇

第二编 平常时光

151	思想的湖
154	人生
156	心情
158	速不求工
160	鸟语花香
165	来客
173	家务事
176	旧藤椅
178	旧家具
181	衣服
183	镜子
184	浓妆淡抹总相宜
186	现代生活

188	路途
190	写信
192	说玉
194	病
210	假期的孩子
213	我们和警察
215	清唱
217	养鸡阿婆
219	阿弥陀佛
221	邻居
223	余音绕梁
226	表亲
229	乡下
231	大妹
235	文满
239	五姨
242	母校
245	口味
247	玩具羊
249	文学路路通
251	意外的相逢
256	写作的时光
260	不像作家
263	栖息地

附录

267	范小青创作年表
-----	---------

第一编

行走人生

唯见长江天际流

小时候住在一座古老的小城里，也曾经听说过长江，以为是很遥远很古老的故事，与自己是没有有什么关系、也不会有什么关系的。当时自己更没有什么想象的能力和虚构的本事，即使知道世界上有一条江叫长江，也无法在自己的心里或脑海里勾画出它的形象和模样。于是长江就这样从一个小孩子的一个耳朵里穿进去，又从另一个耳朵穿出来，流走了。

长到少年的时候，跟着家里的大人从城市来到了农村。这农村倒是个水网地区，湖荡沟渠遍布，水很多，不过那不是长江水，是江南的水，是江南的细细小小的水，是江南的青山绿水的水。所以，在江南农村的那些年里，虽然是被水浸润着的，虽然是被水抚育了的，但却仍然与长江无缘，与长江仍然相隔两茫茫。

然后长大，进入大学中文系，忽然就在眼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图书馆在阅览室，我认识了长江，唐诗中的那些写长江的诗句，总是令人心动不已，吟诵不止。“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终于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在文学的天空翱翔，去了解长江，去亲近长江，长江与我不再是陌生的了。

但是，这毕竟还只是纸上的长江，诗中的长江，古人笔下的长江，自己与长江，还未曾谋面，还没有机会亲密接触，零距离相遇。

别急别急，无缘对面不相识，有缘千里来相会。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临了。我与长江的结识，缘于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是正宗的长江北边的人。我在大学的篮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后来就谈恋爱了，当然是地下的，再后来，我就跟着他回家了。

那时候我对江北一点地理概念和方向感都没有，因此头一次去婆家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下马威。从前李白乘个小舟便能“千里江陵一日还”，而我们坐着四个大轮子的长途汽车，清晨五点出发，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才到盐城，直坐得两腿发麻，两眼发直。

记得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我头一次见到了长江。说来惭愧，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七岁了，但是革命不分早晚，认识长江也一样不分先后。二十七岁的时候，我和江北的小伙子，坐在肮脏破旧的长途汽车上，汽车开到江边的渡口，停下来，大家下车；空了身子的汽车开上停在江边的渡船，下了车的乘客，再逐一步行上船。混浊的江水就在脚下，滔滔的波浪拍打着渡轮，水花一直溅到甲板上。

这个摆渡口，在长江的江阴段，是我们的必经之路。走在这条路上，不由得思绪就翻腾起来，想起电影《渡江侦察记》里国民党情报处处长的“经典”台词：“报告军座，像这样坚强立体的防线，如果共军没有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长江天堑的……”话音未落，解放军的“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就冲过来，就在这地方，百万雄师过大江了。

上了船，虽然很冷，甚至有江水泼洒过来，我却没有像其他乘客一样急急地躲到车上去，毕竟，这是我头一次见到长江呀。

生于江南、长于江南、习惯了江南和风细雨的我，确实被这个长江震撼了，甚至震惊了。这尚且是一个风浪不大的冬天，江水便已是如此雄壮而粗犷，如果碰上雨季风季，这个长江又会是怎么个样子呢？

那样的样子，有一回终于是让我赶上了。那是几年以后了，我们已经从地下转为地上，从恋人成了夫妻，却是一对两地分居的夫妻。于是，寒暑假里，逢年过节时，你来我往，奔波于江北江南。一个深秋的

日子，我在婆家住了几天后，独自一人回苏州。一上路就已是风雨交加，车到江边时，一眼望出去，真是长江滚滚向东方；那滚滚之势，让那样巨大的渡轮可怜得就像一叶小舟在风雨中飘摇。我们停在岸边等候渡船，渡船却在江上遭遇了危险，巨大的风浪把船板打断，一辆停在船尾的汽车，差一点滑进江里。经这一惊吓后，有关部门立刻通知封江。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封江这个词，以后也再没有碰上过。封江了，所有的汽车都停在江边，排起了长得望不到底的车队。大伙儿似乎也不怎么着急，也没有见谁慌慌张张，到处打探的，不像现在，一碰上堵车，哪怕一个小小的堵车，大家都会烦躁不安，跳起脚来。到底时代不同了，速度也不同了，情绪也不同了。虽然大家很泰然，我心里却很不安然。长江南边，父母亲等着我早早归去；长江北边，丈夫也等着我到家后跟他联系，我却两头没着落地停在了江边。一急之下，我便顶着风雨，下车去探听消息。可是除了风雨，哪里有什么消息。是呀，谁又能知道这风雨什么时候才肯停息呢。

结果倒是火了江边的小食店，生意大好。我又冷又饿，又惊又慌，赶紧躲进一家小店。想喝点热水，却连茶杯也没有，借了一个碗，买了一碗热水，哆哆嗦嗦刚端上，还没送到嘴边，一阵狂风过来，打起了门帘，门帘又打着了我的手，碗就从我的手里摔出去，打到地上，碗碎了，水泼了。那卖水的妇女皱着眉头朝我看了看，又拿出一个碗来给我，倒上热水，可我竟然又犯了一个完全相同的错误，第二次将碗打碎了，将水泼光了。那妇女也急了，指着我连连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我没有听到她后面说了什么，她可能也确实没有再说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用“你这个人”四个字也就足够了。当然，最后我还是喝到了热水，也吃到了东西，吃的什么虽然忘了，但毕竟没有饿着自己。我虽然打碎了那妇女两个碗，但她还是给“你这个人”提供了喝的和吃的。我早已经忘记了她的模样，但我知道她是一个住在长江边的妇女。

封江一直封到第二天早晨。这一夜，乘客们在车上坐了一夜，车外风声

雨声，车上大家却很安静，该睡的睡，该闭目养神的闭目养神，也有人细声交谈。我的烦乱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最后就坐在座位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风雨停了，渡轮也开始工作了，我们的汽车上了渡船，汽笛长鸣，朝着江南去了。

这真是我住长江南，君住长江北，日日思君不见君，隔着长江水。好在过了不算太长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两地分居史。但我的公公婆婆仍然住在江北，所以，我们仍然是要过长江的，每年至少一次。在我儿子出生的当年，还未满周岁，就跟着我们一起横渡长江了。

和长江的交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与长江的联系，就渐渐多起来了。记得在我留校工作后不久，来南京某高校参加教材修订工作，第一次看到了南京长江大桥，在雄伟的桥头堡那里留下了一张黑白照片。如今那照片已经发了黄，但还在我的相册里坚守着时光呢。

再后来，有一段时间，和江苏的几位作家同行，经常出去参加采风活动和各种笔会，常常乘坐江轮在长江上来来往往，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观景的观景。当我们在长江上漂来漂去的时候，北京的作家朋友总是在天上飞来飞去，千里江陵，一个时辰就往返了，所以我们还被他们嘲夸为“饱览长江景色”。又记得一次，从重庆上的船，好像要坐好几天，大家都为船上糟糕的伙食发愁。叶兆言变戏法似的拿出几包方便面，大公无私地贡献给我一包，说，这个咸菜方便面，你肯定喜欢。何止是喜欢，热水一泡，一股鲜香扑鼻而来，简直馋煞了我。那可是我吃到过的最美味的方便面。

在长江上一走就是好几天，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情绪焦虑、心绪烦躁之类，也没有迫不及待火烧火燎的感觉。慢慢走，慢慢看，慢慢享受。只是不知道现在的人怎么了，一旦出门在外，总是急急地要返回去，恨不得就是早出晚归了。凡在外面住了一两晚以上的，就肯定归心似箭要逃走了。是家里有什么急事吗？不是。是外面的条件不够好、风景不够美吗？不是。是工作实在太忙离不开你吗？更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是速度。